

在柏林爱乐的舞台上

中国演奏家 双星闪耀

梅第扬



曾韵

前昨两晚，柏林爱乐乐团在东方艺术中心献演两场风格鲜明的音乐会，让不少乐迷感慨“今夜无眠”。作为柏林爱乐此番亚洲巡演中国大陆唯一一站演出，备受瞩目的不仅是指挥台上的基里尔·别特连科，还有两位中国演奏家——中提琴首席梅第扬与圆号首席曾韵，他们不仅用精湛技艺征服了观众，更在异国他乡的全球顶尖乐团里筑起了温暖的“中文纽带”。

“能在乐团里用中文沟通，还是蛮能勾起家乡记忆的。”演出前的采访中，梅第扬难掩对这份“乡音慰藉”的亲切感，“我期待未来能有更多中国演奏家的加入，壮大这份东方力量。”

梅第扬的音乐之路写满传奇。5岁启蒙学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后转攻中提琴，在恩师王绍武的栽培下，未满18岁的他便斩获中国音乐金钟奖弦乐四重奏金奖。2014年赴德深造后，他更是一路披荆斩棘，2018年在慕尼黑ARD国际音乐大赛中包揽中提琴组金奖及六项单项奖，成为该赛事首位夺冠的中国人，最终稳稳坐上柏林爱乐中提琴首席的宝座。

如今，初为人父的他甘为“女儿奴”。这位“超级奶爸”会拉巴赫的乐曲哄女儿睡觉，也会带着她在琴房练琴，又很体贴地开着房门，让

女儿随时能爬出去玩儿。尽管希望孩子能和自己一样喜欢古典乐，却也不强求，他说：“我尊重孩子未来的选择，她可以做她想做的人，我会始终支持她，一如父母当年支持我一样。”

年轻的曾韵同样是中国古典音乐的骄傲。出生于圆号世家的他，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后在恩师温泉的指导下成长为“中国制造”的音乐之星。2019年，他在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中摘得铜管组别第一名，实现中国铜管乐的重大突破；2024年考入柏林爱乐，2025年成为终身圆号首席。

回忆初入乐团的时光，曾韵坦言“十分紧张”，但前辈的包容与启发让他迅速融入。他说：“能在一进乐团就获得肯定和接纳，师哥梅第扬功不可没，他肯定提前向同事们介绍过我，而他的善

解人意、幽默宽厚也为中国演奏家树立起很棒的形象。”

此次柏林爱乐来沪演出，近50%的观众从全国乃至海外赶来，一票难求的盛况让两位演奏家深感与有荣焉。梅第扬说：“票卖得那么好，令人惊喜。”柏林爱乐与上海缘分深厚，去年驻演期间，乐手不仅深入校园、乐团交流，更爱上了上海美食。响油鳝丝更让从未吃过鳝鱼的德国同事念念不忘，梅第扬笑称自己和不少演奏家都因此更“重量级”了。

在世界顶尖的柏林爱乐乐团，梅第扬和曾韵两位中国演奏家“双星闪耀”，他们用高超技艺和对音乐的独特理解赢得了尊重，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古典音乐的蓬勃力量。未来，期待更多中国艺术家登上国际顶尖舞台，让东方韵律在世界乐坛持续回响。

本报记者 朱渊

《菜肉馄饨》里裹着熟悉的味道

电视主持人袁鸣讲述参与拍摄的幕后故事

对观众来说，在电影《菜肉馄饨》的彩蛋里，看到了熟悉的电视主持人袁鸣，是惊喜。而对袁鸣而言，参与这部电影的拍摄，不仅是老友的重聚，也勾起了她对少年时光的怀念，那是外婆的味道……“那天，我第一次看完《菜肉馄饨》后，回家的路上，就在菜场的转角处看到了一位中年男人，拎着菜和肉，还有馄饨皮。”袁鸣说，“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就散落在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让我们心心念念。”

提及参演《菜肉馄饨》的契机，袁鸣笑言是一场“老友间的双向奔赴”。影片主创团队皆是老相识：导演吴天戈的父亲是她敬重的长辈，制片人顾桑的太太是她多年好友兼造型师，主演周野芒更是曾合作过谢晋导演作品的老搭档……“都是熟面孔，凑在一起做一件好玩的事，特别有意义。”

最初受邀客串上世纪80年代国际饭店的婚宴戏时，片场集齐了上海电影集团的众多老友，堪称上海文艺圈的小型团聚。尽管这场戏最终被剪掉了，但相聚的珍贵记忆让她倍感温暖。影片接近杀青时，导演临时邀请她出演“阿庆妹妹”一角，面对“非专业演员”的顾虑，老友们的热情终究让她欣然应允，她还自备服装道具奔赴片场。

都是朋友，没有剧本，反而更加放松。与她演对手戏的是老熟人阿庆，多年的默契让两人无需刻意对戏，即兴发挥反而更自然生动。“导演只说大概场景，让我们过马路时随便聊点什么。我们拍了三四条，每条台词都不一样，全是临场发挥，现场录音一气呵成，特别有意思。”这份不刻意的松弛感，恰好契合了影片生活化的叙事基调。

袁鸣还提起了参加内部看片会后在吴中菜场拐角处偶遇的一位拎着麻布袋买菜、准备回家包馄饨的中年人，那模样与影片中老汪的角色如出一辙，“瞬间觉得电影里的故事离生活一点都不远。”

《菜肉馄饨》中关于馄饨的细节，如一把钥匙打开了袁鸣的童年记忆闸门，勾起了她与祖辈相伴的温暖时光。她的奶奶是上海人，外婆是常州人，两位老人包的馄饨各有风味，成为记忆中最鲜活的味道印记。“阿娘（奶奶）包的是上海本帮黑皮馄饨，肉馅饱满，对折后弯过来就能立住；外婆做的是常州馄饨，皮子细白，馅料偏素，比上海馄饨多一层褶皱，模样更精致。”

小时候，家里包大馄饨是常有的温馨场景。如今，每年过年，袁鸣依然会邀请同事和好朋友到家里一起包饺子、做馄饨。大家从剁馅、和面到煮制全程参与，复刻儿时过年的热闹氛围，在烟火氤氲中回味往昔时光。

本报记者 吴翔



袁鸣和吴天戈

“岭南文化名家大讲堂”昨在沪举行

研讨“地理如何塑造美术”

当岭南的温润山水遇见留洋的先锋视野，当传统的笔墨纸砚碰撞现代的艺术教育，在地理的制约与艺术的天才之间，会激荡出怎样意想不到的火花？正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举行的“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不仅以恢宏的画卷梳理了广东美术的百年流变，更引发了学界一场关于“地理如何塑造美术”的深度对话。

作为“岭南文化名家大讲堂”的重要活动，昨天的“地理如何塑造美术”对话汇聚了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葛剑雄、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春声以及美术史论家汤哲明。三位学者围绕地缘与艺风的复杂关

系，展开了火花四溅的思想交锋。

葛剑雄在主题讲座中指出，在探讨地理对美术的影响时，需同时重视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聚焦于展览核心的岭南画派，葛剑雄表示，其风格并非仅由岭南独有的自然风物单一塑造。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是，被列为岭南画派创始人的“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都拥有长期留

学日本的经历，他们的画风中清晰地融入了日本画的渲染技法与革新精神。因此，岭南画派的独特面貌，应归因于岭南自然地理因素与特殊人文地理因素——即近现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前沿阵地这一位置的共同熔铸。

陈春声则从更具体的历史脉络补充，揭示了市场与人口流动的强大塑造力。他追溯到乾隆朝以来广

州十三行繁盛的外销画产业，指出这些为欧洲市场定制的、运用了透视与明暗法的写实作品，为后来岭南画派的写实倾向埋下了早期伏笔。“这种科学、写实的画风，作为一种强大的地方传统和商业基因，对后来岭南画派的艺术选择产生了潜移默化影响。”

汤哲明用了一个生动而有力的比喻，他将广东文化类比为曾风靡

全国的电视剧《霍元甲》及其主题曲中蕴含的精神。他认为，广东近代画家远渡重洋，其核心驱动力正如“霍元甲”那般，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扎实的写实技术以强身自护。他们将艺术视为启蒙与救国的工具，致力于将传统文人画从半抽象的“书斋高处”拉回现实，转变为老百姓能看懂、能感知，更具现实关怀与社会功用的艺术形式。这不仅是技术的引进，更是一种“岂让国土再遭践踏，这睡狮渐已醒”的文化觉醒与实践。广东画家，正是以艺术为拳脚的“霍元甲”，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擂台上，打出了有力的一击。

本报记者 徐翌晟